

张旻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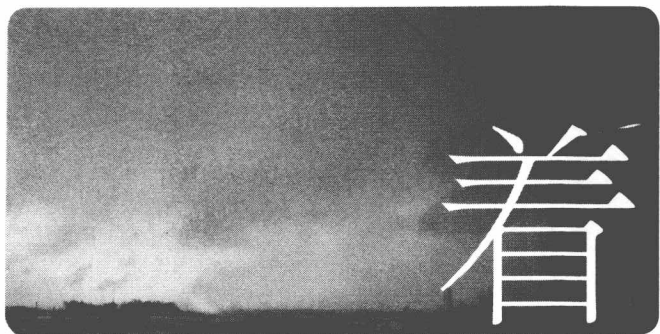
着

Fascinate

迷

。

曾经，我以为我并不知道喜欢与爱是否有着不同，于是我喜欢了不同的女人，直到我发现我爱着不同的女人，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模糊了她们的面容。



Fascinated

迷。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着迷/张旻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39 - 5262 - 3

I. ①着…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4370 号

着 迷

著 者 张 旻

责任编辑 董 耘 张 莉

装帧设计 子君妈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62 - 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人们以为美是客观存在的，却不知道那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便会有意无意地认为她是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相信这种喜欢的真实。

曾经，我以为喜欢与爱并没有不同，只是用词习惯的不同，就像爸爸和父亲。

曾经，我以为喜欢与爱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用于对物，而后者只能用于对人。

曾经，我以为我并不知道喜欢与爱是否有着不同，于是我喜欢了不同的女人，直到我发现我爱着不同的女人，直到我发现自己已经模糊了她们的面容。

现在，我开始写这个小说，为的并不只是那些我想象出来的与美有关的客观存在。

一个正常的男人，在他成年或是成年以前，
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女人，而后才是金钱，
才是权力。

| 1 |

一路的火车，轻易地将人们带入了心已驰往的地方，漫天的雾气迎送着过往的旅客。蓝天恍惚中像是变了颜色，对于原本熟悉的朋友，却平添了些许陌生。一路的熟悉，一路的陌生，似乎都是那样的偶然。高然知道，如果不是小美的出现，此时的他应该不会如此辛苦。他不知道这份旅程是否能够真的如他所愿。他的心境也已不是小美刚刚离开时的那样子了。

他倚靠在冰冷的护栏边，抽出了刚刚在火车上拾到的那支香烟，放在了嘴边。他曾经对小美说过，如果有一天他抽上了第一支烟，那一定是为了她。而今承诺即将变为现实，但他所要承受的，却远非毒瘾那样纯粹。

延情的向往——

那是小美出生的地方，她说她的生父与继母就住在那里。

高然记得一位姑娘告诉过他，她说延情很美。他想那一定便是了。他没有去过那里，但却深信那位姑娘的话，或许那种美就像她一样，对于高然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所以，对于延情，高然并没有那种所谓的孤独感，他知道原始的窑洞、黄色的土丘、黝黑的皮肤都会令他感到亲切。这也让他怀疑自己是否或多或少具有延情的血统，而那种血统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对于高贵的渴求。这种渴求远远高过了对于拥有类似RHP一样稀有血型的渴望。他觉得如果真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人可以穿越时间，往来古今，那他定是去过延情，见过那些为了现在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人了。

亦如此，这种对于圣地的亲切感便不再是一种所谓的潜意识了。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我们也许有与她相识的念头；对于一个像延情这样的地方，我们也许会有如临异乡的孤独感，亦或许仅仅只是一种对于美妙风景的心驰神往。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所谓真实之前的幻象。

高然拨通了最后一个电话，他说：“我知道那里定是蓝天、红日、黄土、黝人，胜似油画般的美丽。或许那儿的人并不像我一样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爱吃面食，但相比于这幅美丽的油画风光，其他的已是那么的不重要了。我只愿它是一幅表达真实生活的画。当一切都停驻在那幅画里，时间没有了方向，蓝天、红日、黄土、黝人至今清晰可见——”

在他看来，恢复真实便是一种超越。

| 2 |

转眼间，高然已经离开梦平四天了。除了在延情的第一个晚上，他昏昏沉沉被人从酒精中弄醒外，他只记得离开酒吧之后，他都是和陪他一起离开酒吧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然后他就一直在睡梦中游荡。或许堕落就是从这样的心情开始的，而这样的心，离死亡也已不会太远。高然醒了，但他的眼睛还没有意识睁开。他的脑袋里渐渐浮现了模糊的一些轮廓，他确实记得在喝醉之前，有一个女人，一直坐在他的对面陪着他。但那些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一天前，还是一个星期以前，他早已经忘记了。

人，以及人的记忆，总会在我们不需要搞清那些并不重要，或是需要忘记的事情时，让我们左右为难。

高然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他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他的面前。

“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在你喝醉前，我们仿佛已经成了朋友。”那个女人说道。

“名字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明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或许还是彼此陌生一些为好。”

“那也要有个称呼吧，要不我叫你什么呢？”

“那就叫我熟悉的陌生人吧。”

“好吧。”

他原本也想知道这个照顾他的女人的名字，但是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

出。高然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情，并不比来之前好多少，他不能确定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说服自己变得快乐。很多事情只有自己最清楚究竟什么时候才算过去，也只有自己才能够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借口。

忘掉一份感情，真的需要借口吗？忘记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吗？

女人端来了一杯咖啡，带泡沫的那种，小美第一次就是这样形容这种咖啡的，泡沫咖啡。

“熟悉的陌生人，来，我请你喝咖啡，是我自己煮的。”

高然抬起头，望着对面的女人，他打量着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她大大的眼睛，清秀的短发，白色的运动背心，简单中流露出一份难得的整洁与活泼。高然觉得她就是艾斯琪那样的女人，他意识到似乎面前的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一股难以抗拒的活力。在很短的时间里，高然觉得他的体内涌出了一股很强的感动，以至于让他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刹那间，他庆幸自己能够在这里遇到这样一个女孩。

“好吧，谢谢你。”高然客气地用梦平话回敬着对面的女孩。女人与女孩的感觉，顿时被划分得格外清晰。在这个时候，女人的慰藉并不足以让他感到生命的感受，而这个在他眼中刚刚蜕做女孩的女人，明显地感受到了高然的变化。

高然微微仰起头，不住地表示着他的友善。他微笑着说道：“我叫高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痕美，痕迹的痕，美丽的美。”

“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这里的人吧。”

“你还挺了解这儿的一些情况嘛。我不是这儿的人，因为读书来到了这里。你呢，虽然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但是还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梦平人，很抱歉上次喝多了，不知道都说了什么，但还是非常感谢你。”

“感谢什么，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就是陪你待了一天。怕你出事嘛。现

在，你应该好多了吧。”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宁肯希望自己没好。有你这样的美女陪在身边感觉真的很好，要不还不知道这会儿在哪溜达呢。至少在这里还有好心人管吃管住的，多好呀。”高然无辜地望着痕美，骨子里的那种油腔滑调的言语，分明掺杂着一种平和的依赖。

“你们梦平男人就这么没骨气呀，还总爱想着自己，真以为世界都是围着你们转的吗？就快考试了，可为了陪你，我这两天都没有看书。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我不会打扰你的，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只是在这边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希望能够先住在你这里。”高然收起了贫嘴，一脸严肃，他没有了更多的话语，现实的问题突然令他清醒了许多。

他接着说：“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也绝不会强求的，况且已经很感谢你这个妹妹了。”

“谁是你的妹妹呀，你们这些梦平人呀，就知道要贫嘴，正经事就见不着了。”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还真就不在你这儿待了，要不我真觉得自己有些愧对我梦平那帮哥们儿了。你说我们梦平人怎么着你了，让你这么一通数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都是群窝囊废呢。得得得，我还是走的好。”说着，高然站起身，打算拿着他的包离开这里。

“又来了不是，我就说嘛，你们呀就是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刚说两句，死要面子的毛病就来了。你说你至于吗？”

“痕美，我说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呀，没错，就是那么回事。不过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接触过多少梦平人，会让你得出这些结论，但你别说，你总结得还挺有道理的。”

“其实梦平人我倒是接触过不少，关于那里的故事也特别喜欢，喜欢多了也就得出了一些结论，可能有些地方说得是直接了些，但也并不一直都是批评的意思。”

“越说还越离谱了，说实话，刚刚你问我喝咖啡的时候，我对你的印象特别好，现在又一下子全没了。真是扫兴。”说着，高然已经来到了门口，伸手提起了他的包，然后推开了门。他隔着门大声对屋里的女孩说了句再见，便真的离开了这个让他停留了片刻的地方。他觉得感情这东西有时候虚极了，一些不经意的触动，便会否定了原先的直白。想起刚刚痕美提到的话题，高然不免感到一些惋惜，原本他是为了创造快乐，却不止一次地被别人曲解了本意，就像他一样，无论初衷如何不想委屈自己，得到的却没有逃离自己。

| 3 |

离开了那片浮云，仿佛间身体更添了几分沉重，高然想，如果他刚刚没有执意离开，拿下虚荣的面具，或许此时他们已经共进晚餐，而不必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游走于延情夜晚的街道。

这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间酒吧。“放射”，如这个酒吧的名字一样，整个酒吧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音箱，声音从每个方向穿入整个灵魂。“放射”的音乐基本上放的都是些重金属感觉的，音乐敲击身体的同时，也令身在其中的人们相互感受着彼此的存在。能够带来如此震撼的酒吧，这在梦平也并不多见，而如今，千里迢迢，他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回忆自己的过去？

生命，只从向前的方向经过。那里没有过去。

对于每一个生命而言，正如每一个跳动着的音符，承受每一个乐章的沉积，体会着音乐的震动，带来的却不只是感动。对于酒吧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向前却不意味着逃避。

一个身影走到了高然的身边，是个女人。她将身体完全贴到了他的身上。他们随着音乐，强烈地舞动，高然无法摆脱这个女人内心的狂热与肉体的颤动。借着闪烁的灯光，高然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而此时的她，分明

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女人。是痕美。他没有太久地停留在这份诧异中，这或许就是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合理的、不合理的，都可以。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诧异根源于情理之中，他没有理由阻止这些诧异的出现，就像他的出现，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也会成为一种情理。他便将自己的身体与女人的身体贴在了一起，隔着薄薄的衣服，彼此凸起的地方，变得不再平静。他们不知不觉、没有意识地激吻，相互抚摸着对方的激情，他们如身旁所有的人，进行着令彼此快乐的事情。而后，他们没有表情地离开了彼此的身体。是什么原因令那个女人走近自己，高然并不清楚。他觉得或许和男人有关，又或许与女人本身有关。而对于高然来说，刚才的不知不觉与其说是冲动，倒不如说是激情，是需要女人慰藉的本能。冲动，如此没有原因地令他感受着作为生命本身的原力，他相信灵魂有时是可以脱离身体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契约。

老实讲，高然从来没有把与女人的关系看做是游戏，他更不愿将彼此的那份纯真的情感，看做是彼此的需要。几年来，在同样的时间里，他的感动融进了四个彼此毫不相干的女人。对于这些感情，他唯一能够解释清楚的，除了感动之外，一无所有。他甚至不清楚这份感动的存在是否真实，就像他并不清楚究竟是谁在感动着谁。很多时候，他觉得一旦心中的事情反复地被强化、被认可，即使那些远不是真实，却已经成为了真实。这几年，他珍惜着与每一个女人相处的时间，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唯一爱的人只有艾斯琪。她是每个男人心中理想女人的化身，具有男人需要的一切情感与经历，能够化解男人心中的一切阻力，支撑着所有脆化的男人女心。或许他是真的，因为他爱的是他心中的真爱，所以他没有谎言，无论是和美、木美、小美，还是痕美，都不过是真爱艾斯琪化身的某个灵魂。她们的经历与情感本身，只在某个阶段是属于她们自己的，而更多的时候，在高然面前却都是一样的。尽管希腊神话中没有艾斯琪这样的神，但她却活在每一个男人女心的灵魂之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是男人本身，或许在艾斯琪的身上，同样具有着某种男人的特征——宽容。

但是，这次在“放射”酒吧与痕美的相遇，却让高然再一次感受到了对于彼此需要的重要。尽管并不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境况，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对方内心的报复与纵容。所以，实际上，痕美并不是艾斯琪。而她报复的或许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离去，而她纵容的也不会是她短暂的生命本身。

痕美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便匆匆离开了酒吧，甚至没有像高然那样，深情地看一眼对方。同样，高然也没有如醉如痴地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他仿佛在这份异乎寻常的相遇中感受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存在。他看过一些描写双重人格的书，却并未真正体验过那样的感觉。或许这才是典型的双重人格。他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他并不恐惧这种双重的性格。他能够理解自己的灵魂，始终能够控制，而灵魂本身也并没有违背它与身体的那份契约。

多么好的解释，灵魂与身体的契约。这个名字是他的一个女性作家朋友曾经送给他的一本书的名字。这是知识的礼物，按照女作家的意思，是只送给能够理解她的人的。

看着痕美消逝于近似黑色的人与物中，高然渐渐地有些后知后觉了。

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们不止一次地探寻着其中的道理。高然也在不断地问着相似的问题——人究竟为了什么活着？如果是为了过去而活着，那么高然大可以坚定地向着寻找小美的道路，一边唱歌一边快乐。因为，在不久的过去，他的确选择了那样的生活。尽管那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了别人的影子中。他越是在意一个人，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适应别人，他越是在最终感到近乎绝望的委屈。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爱与被爱。他承认他爱小美，但是不可否认，这份爱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单纯。小美没有亲人，因为她的亲人已经漂泊四方，她唯一需要的是被爱。她的出现理所应当成为了高然生命的原力。高然曾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诠释给了小美，从心中希望自己能够像父亲一样爱她的小美。

但事情的原因往往远不如结果来得轻易。对于小美的这份父爱情结，在高然的记忆中，甚至还没有小美来得清晰，毕竟他从未真正体会过父爱的滋味。遗失的父爱，却相反地刺激了他对于这份情感的渴望。尽管感情本身没

有问题，只是选择了错误的彼此。如果小美心中没有理想的父亲，或者高然能够按照真正爱情的方式爱他的女人，或许这一切的一切，也会像很多感情那样走过完整。但这些仅仅是如果而已。

活着的意义，如果并非过去，那又是什么？

| 4 |

带着迷茫，高然回到了酒店，明天他想找个房子住下，毕竟这里的酒店也是很贵的。但究竟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却没有什么计划。曾经，他希望等到自己功成名就以后，带着小美，回到她熟悉的城市隐居。而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些想法，他越来越觉得在这里生活，甚至还不如梦平来得平静。因为这里并非如他原先认为的那般纯洁。

这里说是个市，却有着古镇才有的味道。特别是在夜晚，高然这次的感受已经超过了上一次的感受，那一次是在梦中，他去到了延情。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感受变了，还是梦境的变化太快，距梦境仅仅一年的时间，无比陌生的感觉从未如此强烈地震动着他。他从一个熟悉的城市，来到了一个以为熟悉的城市，然后发现这里的一切无比陌生。

陌生，不仅来自这个城市本身，当高然突然间意识到，原来这份莫名的感觉，更多的却是来自小美，来自这个曾经他再熟悉不过的女孩。但除了那次他们的交谈，对于小美的过去，他真的一无所知。或许他并不在乎那些所谓的过去，但更或许，只有那些过去，才能够带给他前进的方向。他不是不在乎每个人的过去，因为他知道艾斯琪拥有过的一切，包括婚姻与情人。但他不想为自己平添那些烦恼，毕竟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已经确定了感动，其他的便都可以在他的某个年岁以前进行着。他说过三十岁自己要结婚，或许那时婚姻将与艾斯琪分别。

在遇到痕美时，高然曾天真地以为面前的这个女孩，或许能够带给他更多生命的意义。她的纯洁的面孔，曾在某个时刻，不经意地打动了高然。他

早就听说女人是可怕的，女人的可怕往往在于她的出乎意料，有时让人措手不及，甚至一败涂地。在酒吧认出痕美的那一刻，高然是木然的，他也曾希望那只是一个与痕美长得很像的女人，就像是艾斯琪的经历。在那个很短的时间，他断然不希望刚刚拥有的那些生命的意义，就此消失，破碎无间。但当他离开酒吧，回到酒店以后，他已经开始否定了原先的想法，意识清晰、意志坚定地质疑着这些年他心中所谓的艾斯琪。

高然是这样的男人，他敏感于女人细微的不同，迷恋令他感动的所有情节，遵守承诺，视守约如道德的底线，在时间的进程中，能够忘记所有与时间本身无关的事情。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或是其他的什么情感，在他的记忆中自始地、清晰地存在的便是他的真爱艾斯琪。他没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太远的目标，却时刻拥有着世间真挚的情感。那些友情义，相爱情意，离别情谊，他都无比真实地承受着、感动着。如果世间还有什么情感是他没有真正亲身体会的，或许只剩下了婚姻与死亡。他感受过贫穷，觉得心灵的贫穷远比生活的贫穷更加摧毁意志，但是却没有将他击倒。毕竟他还活着。这份证明已经足够真实了。他感受过那种灰飞烟灭的触动，一个灵魂轻易地化做了所有的情感，只留住了思念的某个碎片。如果真的如此，带走的不只是自己的痛，似乎离开才会比留下来得轻易，如传递的思念，留在彼此的神话中。他最大的心愿是将世间所有的情感，化做生命的原力，去感受每一份真切的感动。他始终相信即便有一天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分开了，而生命中的那份契约并不会失效。或许灵魂会带着他继续地体验生命。他以为自己做到了，至少他觉得自己体会过了几乎所有的感动。

当一份份情感填充着别无所求的向往，情感之外的一切才真正决定了前进的方向。

曾经，有一些人，为了朋友的情义，放下深爱的情意；一些人，为了并不值得的情意，放下了朋友的情义。曾经，一些人，为了自己，放下了很多的情感；一些人，为了别人，付出了自己更多的情感。

就是在这些曾经中，那些为了更多感情而活的人，却选择了牺牲自己的

情感，而换取别人真正的幸福与快乐。高然觉得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原因并不在于童话本身的脱离现实，更多地却在于缺少真正的祝福。所以在一味的强求苛刻中，即便真正的王子遇上了可爱的灰姑娘，却早已失去了获得美好的前提。

为了自己活着，为了理想活着，为了痛苦活着，为了别人活着，为了死亡活着……太多的为了，却都不是活着的真实意义。而究竟为了什么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还是也为了艾斯琪的真爱？是为了活着的本能，还是为了本能地活着？是否活着就像活着一样简单？

每个人想过的生活，并非已经被某只手安排好了，能够改变的东西既然很多，就一定有更好的方式选择活着的理由。毕竟每一个生命，在一个个轮回中，只有这一次是属于现在的，每一个生命真正能够掌握的，也只有现在这一次是真实的。现在要比过去好，高然也要比现在好，直到离开的那天，都应该满足。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有人说，每一个女人一生中至少应该经历三个男人，丈夫、情人、儿子。这三种感情是截然不同，却难以割舍的。没有丈夫，或许就没有了儿子；没有了情人，或许也便失去了丈夫；而无论儿子是丈夫还是情人的，对于女人来说，都是自己的。

在这个时候，高然想到的关于这三个男人的关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在这其中所处的位置，以至于他会有种生命倒置的冲动，成为女人。至少女人比男人更清楚这些关系的界限。男人最怕被欺骗，却往往置身其中。男人习惯用谎言代替真实，而女人更擅长用沉默掩盖真相。不说出真相，真的就比欺骗道德吗？

高然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明白这么多道理，就在他并不准备离开延情的时候，却发现其实自己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明白。或许，放弃一份感情，并不比明白道理本身要简单，他还没有将洒脱洒满身体，却又要考虑目前的一次选择。

| 5 |

还是那样胡乱着，一觉醒来，高然并没有大街小巷地寻找住所，而是凭着记忆寻到了痕美住的地方。延情28号楼二层的一个铁门。他按响了门铃。

随着屋里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门开了。痕美出现在了门口。她看到了高然，仅此。她的脸上并没有刻意，更没有其他的表情，一切似乎都在这个女人的预料之中。而面前的这个女人，给高然带来的震动却有些超出了他的想象。痕美蕾丝的白色睡衣，将女人天使般的面容完全融进了她梦幻般的身材，透露出格外的人性。通常，这个时候，男人的各种感官是无法克制内在的蠢蠢欲动或是迫不及待的欲望冲动。面对这样的女人，他们更希望所有的激情能够瞬间便穿越这相隔的距离与无知，将人性的优美带入彼此的灵魂。在这里见到痕美的那一次，高然觉得他仿佛看到了艾斯琪。而此时，他庆幸自己明智的回归，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对于他来讲，已经足够了。想到在一次并不刻骨地失去之后，能够轻易地回到上一次的延续中，他的脸上不时地露出了笑意。而其他的一切，此时，已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之后，高然冲了个澡，冲澡的时候，他看到卫生间的台子上放着的牙刷，但不止一个。

“你这里还住着别人吗？”高然湿着脑袋，一边问，一边从卫生间走出。

“没有呀，怎么这样说？”痕美坐在沙发上，无意地瞥了眼开着的电视。

“那为什么会有两支牙刷放在卫生间的台子上。”

“那还不是为你准备的？”痕美古灵精怪地答道。

“谁信呀。不会是还有个像我一样的男人吧。”

“才不是呢，两支牙刷我总是换着使用，报纸上说这样比较健康。”

“如果你还在意健康，就少抽点烟吧。”高然话里有话。

“抽烟，谁说我抽烟了。”

“那你茶几下面的烟和烟缸是干吗用的，别说是给我准备的，我可是从来都不抽烟的。”